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3

T 5390 /81

虞道園類稿選目次

葛 齋靖調甫

吳郡

葛 寓端調甫

評輯姪葛雲芝瑞五甫同評



序

飲饌正要序

應制

橐城董氏世譜序

唐音序

新編古樂府序

韓明善文集序

通園集
楊時齋文集序

劉公伯溫學齋吟稿序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司執中西遊漫稿序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國子監後圃賞蓼花樂詩序

羅氏族譜序

黃氏復姓譜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送韓守敬之彰德經歷序

送危太樸序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送李棟序

送陳岡游金陵序

送危晉序

送艾禎序

記

奎章閣記 應制

集慶路卞將軍新廟記

雲巖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樂善堂記

德符堂記

思本堂記

知還齋記

主靜齋記

孝思亭記

說

張元中字說

丘岳魯瞻字說

陳嘉續釋思字說

易晉用昭字說

易升至善字說

李士潛文昭字說

蕭瀾仲章字

書法說與劉元

醫說贈易晉

跋

跋程氏遺子元氏送二女詩

木齋賦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道園類集

飲膳正要序應制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闕圖書旦暮有恒則尊養德性以酌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李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恭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

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
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賢之論者云者噫進書
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
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命晉守臣金界奴庀工刻
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乎推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
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
之心爲心而爲生民立命者蓋如此

着詞無多意極周匝

葛端調

藁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
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
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
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
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
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
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始終者也然其法之廢久
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

庶降為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
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
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
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為攷証子孫亦有所
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
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
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
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藁
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錄

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
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
葛端調
議論宏碩非沉湛經術者不能道

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句以
盛唐中唐晚唐別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
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
蓋其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
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
若是之嚴也昔之選唐詩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辨識
度越常情遠哉噫先王德盛而樂作迹熄而詩亡繫
於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

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繫於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尚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代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於虞書一遊一豫之嘆聞諸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雅周之盛衰脩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猗那之存大師傳焉駟駟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夫子之手策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則吾於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

古意歷落氣體殊高妙

葛端調

新編古樂府序

昔者周有大司樂以六代之樂教國子則黃帝之雲門咸池舜之韶夏之夏商之濩周之武也書傳所記則又有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帝堯之章而不與者豈已不傳於當時耶夫子之作也聞韶見武於商之樂僅得商頌十二篇千載而下欲有以盡見夫古人之制作豈不遐哉邈乎夫樂之爲器八所以脩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肄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

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嘆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意興翕純皦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太師之言而其官有秦楚河海之適女樂之餽至聖人亦將如之何哉自衛而歸雅頌得所言樂者庶乎可知其正也夫子有聞於齊後亦無傳而齊景公君臣相說之樂有徵招角招則亦韶之餘裔也齊宣王見孟子而曰非能好先王之樂豈至是時韶猶有在者乎大武之舞記禮者存焉而其詞有繫遏渠之詩則吾夫子之手定者也王通氏曰通于夫子有罔極之恩如

詩之類乎夫三百篇之詩皆可弦歌郊社宗廟朝廷賓客燕享用之脩矣二南正本始于閨門豳風序先公之遺業皆係于國風者則猶列國之事云耳桑間濮上之變間于葛屨蟋蟀之遺者則猶太師陳之以觀其治亂之跡者也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國風之謂矣是六代之樂成均之教廢而學者無聞康衢擊壤等篇雖泰山一毫芒猶可追見帝王之治化亦猶一言一辭之存耳王通氏生乎魏晉數百年之後有以見聖人之遺意將爲續

詩而卒無傳於代者蓋無復有二南雅頌之可錄者矣嗚呼自黃鍾之宮爲律六十及正變之聲而七均成焉盛德大業之興可得而用之所謂咸英韶濩之不可復聞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掇拾其遺辭於簡冊將以考求其音律於千載之上則可謂有志于古者矣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真萬年宮而修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歿也買田故鄉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禮一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

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畧爲之說此吾成均之士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本也夫觀其去取之例約其繁而畧其冗不可謂之無見蓋是時離亂分裂歷年非久流麗清遠哀思悲怨則有之存之以觀其變可也是亦變風而已矣韶濩章夏何有哉則亦王氏續詩之所不見於後世者乎往年東平王拜住典奉常予忝博士嘗爲言制禮作樂將在此時及東平相至治予退在荒野彼召對京師時方大作宗廟欲以前說與大夫君子議之而事有不

及者矣何幸乎學者有志乎此講明以求其至焉國
家承平安樂明良一時必有大制作將徵於諸生則
左氏之書顯矣故爲題其端云

古樂府詞思深澗確自變風一流但至今日皆隨
題摹倣非艱詭則冷淡馳其神志於無何有之鄉
真無謂也 葛端調

韓明善文集序

集始

近京師將觀於四方之作者而學焉蓋聞故宋

之南渡

中洲文獻故家多寓於婺而東萊呂氏之學

卓然與諸

君子並立於當世其在永嘉陳同甫薛常

州奇俊雄偉

絕倫絕倫出肆力於遺經以致其說傍通

於多學以成其能甘共定以用世也乎至於葉正則則

又文章之盛麗者也其後異人疊出殆不可以一二

數而宋遂亡矣予堂自從四明袁文清公問所接之師

友則故宋尚書王公一與戴君師初其人也王公之博

道園集
洽不可尚矣戴君之推懿而不得一用於世嘗竊嘆
焉集之既老而寓於西江之上乃得會稽韓君明善
之書而讀之觀其養德之久從容應物而爲之言油
然君子之恩蓋在乎是矣君之爲文優游不迫而陳
義甚高汪洋不窮而立論甚要所言者不出於鄉里
州閭之近推其所能施之朝廷有餘也所教者不出
於父兄子弟之親推之於國人亦無庸不足也然而
遺文數編特出於其及門韋布之士方外之友所共
輯錄造物者之於斯文何如哉然江西陵先生之學

呂氏之所表著而四明袁氏實尊信而傳諸其鄉歲
月之遠授受之微流風遺韻之所存予有所未知之
也浮圖氏有設教於四明幾千百年浩博而精密爲
書之多世莫過焉其所謂別傳者又並行而對起爲
吾徒者浸浸於其間亦不無矣惜乎余不得一至於
越從其君子以論學也觀於韓君之書其尚有察於
斯二者乎君諱性明善其字也韓忠獻公八世孫生
雖不出其鄉而四方貴其文學行義視之爲師表云

豎而潤樸而腴
葛端調

楊隨齋詩序

士君子學問以修己而出為世用審其所從慎其所
履守節義厲風操因職分以出其思慮而見諸事功
不立異以矯俗不徇物以苟容則福澤可以及人而
有譽於天下矣然而道有污隆時有險易位有得為
不得為言有見用不見用至若究禍福於幾微而不
見其跡培德化于潛隱而未著其效是以其行事有
不得而盡見者焉蓋必有托興於吟咏紀事於篇章
則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時務得失遠近可得

而觀焉是以詩之不可無也然而不本于學問以爲言則無補于治化之實不察于感發之私意則有乖乎情性之正蓋亦無取焉况乎體制不別於今昔之合作音聲不辨於始終之中節世亦無傳焉而詩之道又亦鮮矣臨川太守雒陽楊公友直其知詩之爲道者乎公蚤歷憲府時陞朝著直而通靜而正不以憂患易其介不以利達動其中議論常高於縉紳賢勞無間于荒遠隨其所遇而見于詩非如騷人文士以華麗相勝者也其來守是邦以其通練精明之識

行其清和平恕之心簡書獄訟迎刃理解豐樂休息遂亦無事昔之爲守者有謝康樂王右軍高情雅韻相望於千載之上公於閒暇登山而高風至臨池而清流發於是仰而賦詩俯而揮毫顧曠徘徊視今猶昔所謂令修於庭戶期月之門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其在於斯時矣余與公相知四十年其後同朝頗久公爲郎中書予待罪翰苑扈從上都日有偕和之樂而未嘗見其詩集之全予老於臨川之野始得其選體古樂府五六七言古詩歌行律詩凡九

類若干卷與其客茆簷美曝霜月清夜諷詠至於旬
日喜其文之行遠而壽豈之未央也門人學者進日
何先生今日之樂至於斯乎乃以是語而書於卷末
云

純懿之論可方卜序

葛端調

劉公伯溫學齋吟藁序

大夫君子學問之純粹思慮之深遠才識之趨邁經
濟之精微未盡見於行事則託諸登覽吟咏之際者
可以見其所存矣大小雅之作多國家朝廷燕享會
同受釐述德勸勞陳戒之辭其人從而化之者則風
之義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善
觀於世者不亦微哉然則詩之所繫者大矣張掖劉
公伯溫以高志清行博通今古成能於天子之學達
才於耳目之寄其居鄉也本諸彝倫正其道義以化

其鄉人鄉人從之至以爲儀表蓋得聞其所未聞者也佐外宰相於吳越嘆其蠶絲之無窮憫民生之憔悴而莫之救也其修金史于著庭見前代禁令槩非先生之遺意流毒未已而莫之革也心聲之發豈適一人間一政之謂哉伯溫之持憲江右集以斯文之舊見焉示以詩三十餘篇發感慨於情性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爲不可及者若其體制音韻無愧盛唐則又時人之所共知者矣學者及門多誦傳誦自學校之近至山林之遠皆願見焉兒子翁歸摹刻

其副以與同志共故爲書其後如此

如此論詩又何患士大夫之好詩

葛端調

李重山甫廉使梅庭詩序

梅庭主人者江右憲使李公重山甫所自命也梅在庭而已主之能賦者爲之言不啻百什刻諸堅梓以傳於代而命虞集序之梅花實兼美之本也精英不間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爲用也見比於商書見詠於召南見用於祭祀賓客之邊實水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甚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則公之於梅也可見矣宮室之制前有門

以至於堂其中則庭也庭之中廣可以布武而周旋
有賓客燕享之事樂舞陳焉位署列焉出入升降揖
讓拜起陳其幣帛以相交伸之儼相以相接於是乎
行其客主人之禮焉嘉樹在庭公之主人禮之則於
梅也有大賓之敬而不敢褻則異於常玩矣非凡木
之所能得者也吾聞之享賓之禮則有工歌之盛焉
三百篇皆可脩之聲詩而雅頌者大抵公卿大夫之
所作也吳季子適魯周禮之在魯者盡得見之沛然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矣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使
工歌者三兩不拜而三拜蓋禮之盛而不敢當也今
爲梅庭主人作詩者數十年來國家賢人君子之多
文治之盛皆於此見之主人樂乎梅之在斯庭也使
學者肄而習之時而陳之是爲主人之樂乎梅也梅
之有知其所以致樂於主人者壽豈不忘豈有已乎
是爲序

體製弘整略無纖媚家數不爲題局

葛端調

司執中西遊漫藁序

古者君之使臣馳驅原隰則必有所詢度而歸報者
矣明目達聰無間遠邇居九重之上而周知萬里之
外者用此道也語曰使乎使乎則存諸其人矣傳曰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山高水深陟降觀
覽非有識有知之君子殆不足以知其所以然則安
有能說能賦之事哉至正元年天子命中執法大宗
正將有所誥治諸侯王於甘肅寧夏治書侍御史張
公公弁在行得自擇椽史以爲輔而東平司君執中

以文學明辯實佐之自發京師至於西邊八閱月所
過賦詩凡百餘篇命之曰西遊漫橐古昔興廢之感
慨山川風物郡縣田野悉見於吟咏之間善觀者可
以見其志矣人才之不齊或王事靡盬靡懷靡及無
暇覽觀以述其興感之餘者多矣若夫執中西遊之
作真有古昔大夫君子之遺風也哉集大德初至京
師客授橐城董公之館因得見世祖皇帝禁近舊人
間言中統至元間方有事於四方每大小使者之出
比還奏畢必從容問所過豐凶險易民情習俗有無
人材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見猶問之也是以人人得
盡其言嘗以此觀人而得之餘是凡以使行者莫敢
不究心省察以待顧問故外事錯綜參伍無所隱伏
此聖神睿知周悉物理可以窺見之萬一者也觀執
中之詩竊有感于昔之所聞輒附見于此云受天子
耳目之寄其必知此矣

和平之音自工

葛端調

兩尹先生八十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旣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脩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理，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州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辭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

被之弦歌施之宴享於以推天地至和之於以

國家涵煦之深於以明鄉里風俗之厚於以見德齒
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脩養則
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
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
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
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
福會川之榮乎蓋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

也乃相與歌而咏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
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
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
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咏歌若是其盛者何也
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入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
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
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
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于

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于聖人見錄于傳記以壽著者見之咏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尙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嘗與予遊故爲之序

腴思運以曠筆不至掩骨也

葛端調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強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咏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間里舉酒爲壽白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

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
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咏於詩人久矣其後或
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米足以聳動乎朝
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
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咏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
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
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
而異焉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
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

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
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
邇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甲兵未盡
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
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
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
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若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
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寫得有意無意是重紀體文旨雖與前序同而運
遣自別 葛端調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
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
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
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
有蔬殽載雜陳觥酌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
一闕禽鳥翔舞雲風低回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
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
而廢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廢之氣和辭暢洋

洋乎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輯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妙有指大氣力稱題

葛端調

羅氏族譜序

世有爲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崩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授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疎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爲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

乙甚者或無以爲斷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身而福澤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能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他非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相稅又爲三宥制刑三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錄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有所感也夫

意深厚詞精美
葛端調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
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
乘也醴泉芝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
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
之至自然有所鬯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
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
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
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

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者乎江右有水

早之蓄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

鎮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廬阜之雲蒼蒼

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

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華練嫻整可入文選 葛端調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

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

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

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

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

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散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

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

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

通鑑集 三
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任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難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

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必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缺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

則一利刃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
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
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
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

情僞之幾微

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
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
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
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
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

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材畧如此莫不充然
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
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
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
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
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
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
乎試取而咏之亦是以之深情之正矣於是察
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于大受之辨矣哉

此篇文意凡三層皆用正以定說末路以縹緲之
致收之通體皆掉寫端調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
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
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椽惟其有是材也因
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
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
尙則群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
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
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

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
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
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
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
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
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
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
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
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合此奚進

哉豪傑繇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
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
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
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
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
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
富公卿之器以用足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
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
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

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
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
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
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巳身親治之
者乃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
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
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
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
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憂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

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
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
以徵詩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綺媿層叠平理輔以美言何其詞致之雅健也當

不止爲飽貧之用

葛端調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
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
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
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
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
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
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

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旣得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日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

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
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
之還可乎

議論空闕有招水大歎之况

葛端調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
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以來
有欲觀乎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瞻龜山之雲咏沂上
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
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
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
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
不足以克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
垂七十數經濟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
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
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
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退志爲他日有予之悔者嗚
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旣
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
氏延年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乎靈光之遺而親
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
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
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
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
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
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始誘繼勉終則誘勉交深悠然見敦情于言表此

作贈送序正格

葛端調

送李棟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

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里而
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
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
乎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
也又曰芄芃棫樸薪之樵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
不待已之求也又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
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時俗漸澆只是前輩不善教子弟所致此誠禍亂
之由也然身教不先徒以嚴律之則亦至於相夷
而已竟何益人才之數耶此文真切可箴葛端調

送陳剛遊金陵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某之學卽
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
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尙已叔子
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易傳晚出皆其手筆
是故善學程氏者繇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
子豈有間者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
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爲聖而

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間嘗以語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精粗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至至于學者切已反求亦有所淬礪啓發漸磨鞭辟之切者吾黨凡下蒙叔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

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間伯柔將遊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時部使者有欲得藥而不敢信采者獨信明道先生之僕而使之嗚呼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繇此觀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乎可知哉子蚤遊金陵知

道園集
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
遊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觀其較量處有十分敬慎之意今之安排斥前人

以恣已論者讀茲可以知愧

葛端調

送危晉序

學道者何事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事也漢儒得
遺書於灰燼之餘專門名家以傳之簡編之存蓋其
切也受而學之者篤行之君子則有其人哉然而道
德之原性命之要苟無得於心造其極則表裏精粗
不能一是以然有見於清虛卓然自勝於高明反
得以指之爲俗學也於是說者有道家儒家之分不
知舍道何以爲儒哉儒不知道則或曰彼哉彼哉者
固其宜也自伊洛先儒之出學者始得其宗以知大

夫原之所自出而致力於天理彝倫之正所謂下學而上達體立而用行者也繇是儒者始知其所謂道而彼所謂道者亦茫然自知其高虛而無所據矣自是不惟訓詁者有所攻以知其指歸而豪放淫靡馳騖陷溺而無所底極者亦凜然有所愧恥於人道之重矣此道學之中興也然而近世學者不信於前言往行才智之高者已有所放逸於異端同出於儒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亦不無矣此昔之君子所以深憂於千古之上者也臨川之士有危晉伯明誦詩讀

書以仰事俯育危坐終日湛然以思人或疑其思之過也予讀樂其冲然者將有以自得乎他日將遊於江海之上而求其同志焉予故爲之誦其所聞如此噫吾道之傳也微矣是非之較然者易辨也似是而非者難辨矣言出於異端者易辨也言出於吾儒而多岐者難辨矣古之學者必有師師焉則信之矣孰曰師周程朱張其人也讀其書而有所知信其言而有所行是卽師之之道也無外此而他求矣言有所疑則思而辨焉行有不得則反而求焉持而久之神

明將啓之不悖不謬者至矣悠悠江波人才實難伯
明試以此言而講之同志乎

醇雅有微致 此真濂洛新安嫡派道統不遂絕
於元季者伯生先生一人之功耳 葛端調

送艾禎序

士之生乎斯世也惟居與遊耳居則有所養非口體
之謂也游則有所行非利祿之爲也一居一行道義
存焉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千乘之富萬鍾之祿一
遇而得之君子弗善其能也居天下之廣居其爲居
也不亦泰乎行天下之正路其爲游也不亦通乎臨
川艾禎之季父遊京師也嘗求言焉予旣爲之言於
是五年矣禎將往省之則又求予言焉居無所請而
遊則有求予不知其志之所從出然聞有薦之於國

學以從貴遊之後者嗟乎予嘗竊食於學舍矣蓋聞
而見之其爲教也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非聖賢之言
不傳也非聖賢之行不行也主之以忠信虛妄者不
得有所發特之以悠久躁率者不能有所成講論之
精足以達諸行事而不謬觀感之妙有以資其變化
而不偏百年之間需是以出者甚多有之昔者朱子
著近思錄而嘆窮鄉下邑無明師良友觀此可以知
進學焉况乎天下師友之所聚乎禎之父兄昆弟皆
以美質樂善從師爲學詩文粲然有聲於鄉禎之行

也必將有得焉則有視鶩外而成風者有間矣

有骨榦 葛端調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臣少監
某承命裝演而竇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
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
儻革鏤錫路車是服
維皇在輿游曰于式
任重持安視力知德
燕閒以思鳥几格天
章龍文臻妙造極嗟
爾微勞尙軫宸臆師
武臣能有不察識若
稽包犧受圖布畫遠
取不遺以啓神易
擬茲形容克配古昔
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通鑑集 卷三
小題說到大處爲帝王作宜爾然切而不迂所以
爲佳 王聞修

素佗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爲佗
礪肉戴嶠毳旃維房倥輓輦鞞軋軋千里載泉于橐
黃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
思詔勒竹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纘穆于邦式廓
裹糧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是雅頌體

葛端調

奎章閣記應制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
 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
 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
 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
 之道與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
 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不重勞於上
 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煥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
 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

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
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
密有所圖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人
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
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智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木
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
有恒還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
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爲一動焉而天地弗違庶乎有
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莊嚴舒雅不窘於幅

葛端調

集慶路卞將軍新廟記

君子之爲治也先事而致思舉一以諷百是以臯陶
伊尹舉而不仁者遠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
子於此比於洪水之平知幾其神乎此識者之所以
撫事而三嘆也東晉之興僅以自立詩曰無競維人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卞將軍與王茂弘諸人共佐成
帝將軍慷慨之論茂弘尤將愧之蘇峻之召將軍蓋
力論之而庾元規不察也峻入而事迫以都督出戰
力疾赴敵以歿二子從之雖將軍父子忠孝垂諸千

載而無愧贈官表墓疊見於身後而溫之跋扈玄之
僭逆相望而起使將軍在豈復有敢侮而動者乎後
之國乎東南者顧瞻山川思其風烈廟祀固不可廢
者矣宋之慶曆可謂全盛金陵邈在江南而守臣刻
石表墓以率其人者其志亦微矣迨至元祐末忠厚
老成之君子其餘無幾而一切功名之說其禍未已
守臣曾肇大興將軍之祠作文以記之其意之所在
以爲西晉以來清談勝而節義廢學士大夫不以苟
免爲耻慨然於將軍之所不可及者孰謂無數十年

而宋室遂亡其至禍之繇豈直清談之流乎宋之南
渡視晉不甚相遠異懦苟且阿附患失之小人瀆亂
國是有志之士不遠去則死爾率不得畧如其志若
魏國忠獻張公其人也胡忠簡公銓以口語爭之卒
蹈大禍宜其與將軍之祠彷彿慷慨而不能自已是
以胡公爲張公記將軍廟事將以發千古之悲開來
世之烈後十餘年文武之臣有以禦侮而定難以存
其社稷者蓋諸君子相與風動之也嗚呼往不足
言矣洪惟我世祖皇帝觀兵大江隨定南服方伯連

帥列置都會惟金陵東南之總也是以挈其領而爲
治焉置行御史臺寄耳目之寓以臨察之潛机深畧
聖謨宏遠矣哉是以江海之表大小率職民物乂安
則皆有以畏服其心志而然也噫天下治平之日久
矣列土分邦豈復有前代一隅之慮乎然安不忘其
危治不忘其亂此識時之俊傑常存心於不見是圖
之時也是以今臺臣激濁揚清其生存於今者固無
不盡 荒丘遺廟近接聞見有可以表章若卞將軍
之祠者亦無所遺忘長顧却慮致悠久之思於隱微

之間此豈非世祖皇帝至於列聖之所以望於耳目
之臣者哉使封部受事之吏四方遊觀之人有所觀
感而傳誦無遠不屆忠孝之念油然而生於國豈小
補哉

反復牽引綿聯有致

葛端調

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
期會徵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
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貸者又不與焉其善者
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
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
於民則已爲難矣豈復有爲治之具而况於教乎若
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
於學實未有德蒙其名以進一旦蒞事不闌茸鹵莽

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睚眦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爲椽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監筴筦庫乃能從容爲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爲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時法令之所得爲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强民素爲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

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僞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今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爲之諷咏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耻縣學敝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爲之吾不以他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口有公上之供以待爾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

合邑之境民聚爲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畧倣於縣學則又爲義倉以附其傍寬爲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卽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卽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咏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

之於是昔之願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作容師弟子門垣庖湍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日某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趨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乃爲之言曰昔周

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嘆曰吾道南矣宋旣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子從侯得先生所謂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懍懍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繇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太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繇况侯而知先生繇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某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敘事云

起手摹敘頗似柳州後稍欠裁管
葛端調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
事分是故表伯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
軻歿百世無真儒治弗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
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
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
謂之安且成則固無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
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
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
事分是故表伯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
軻歿百世無真儒治弗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
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
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
謂之安且成則固無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
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
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
礪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侍
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
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
趙公鼎奮自頽靡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
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歿以之而弗變也及
相其君以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以貶歿非天也
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
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聞相通今國子博士箕

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善縣學董澤之
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箕翁箕謁告與之歸將作書
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
已二百年矣箕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嗚呼
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
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
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
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
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

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
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
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樸茂 葛端調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
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小都
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
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
之迨夫故宋肝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
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
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
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

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
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
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
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
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
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
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
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
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

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
郡以寬厚治辨聞其來茲也守居間清民以寧壹監
郡通守別駕幕府各司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
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
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遺庾作尊經之閣
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
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
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
左右作櫺星門於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

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宜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
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
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周約而利周敏成
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
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于仍改至元
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
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
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
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

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繇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
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旣
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
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
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
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
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
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
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

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
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
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繇以知
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
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
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
子之記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
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酣適可誦不嫌
實詞尊端調

曾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
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
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
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
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
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
編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
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

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
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
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
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宜最貴
子固之學在孟氏旣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
言帝王之成法於六 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
測赫然爲時儒宗而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
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
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歿不衰蓋其

根下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
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
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
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
此所講得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
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
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
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
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卽其所

遺田而祀之使群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
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
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粹淑醇雅中骨法自嚴鍊

葛端調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諸侯之廟在其國大夫之廟在其家有等級焉士之
廟先祖與禰而已無田則不祭庶士以下從可知也
蓋宗廟之制位有所不得爲祭物之數祿有所不得
具是以禮之所在不敢有加焉盡其心所以盡其禮
也盡其禮所以盡其心也後世士大夫貴者有賜廟
於天子而不常得仕官不必其鄉廟不得恒有其處
先儒君子酌人情之當揆禮法之宜於是祠堂之
制焉祠堂同屋而異室自先祖之室與高曾大父父

之室爲四以右爲上主之所居祀享之所在也士大夫家多用之墓之所在體魄之所藏也非祭所也世有慕其親而不忘者廬於墓所卽其所居而祠焉則亦孝子慈孫之志云耳噫人子之於其親也無時而忘之則亦無處而不在也於家焉於墓焉魂氣之所依體魄之所存在此乎在彼乎因其所在而求之禮義之實必有所安者矣有祠親於其墓若臨江談氏逢辰逢元兄弟之所爲而請予記之予安得不哀其情而爲之言乎逢辰逢元之父采以身代父之歿謂

之孝子其母守節以成其家謂之節嬪皆著于鄉里聞于朝廷者也孝子葬清江茂材鄉之常山節嬪塋城南之富壽岡踰水三十里不得合葬者江南人卜地之吉其兆有不可兼容者祠堂之設于節嬪之墓者孝子之墓遠節嬪後歿逢辰等旣塋而廬焉因爲堂而合祠其考妣有庭有門幾擬于廟歲時省墓則有時食庶羞之奉有祭之意焉謂其堂爲孝節者因其平生之行而著之也臨江文物之邦昔之攷于禮者詳矣學于春秋者嚴矣古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過于厚以諷其薄陳其義以明其志使君子有所攷
焉凡民有所化焉庶乎談民孝節之傳而子子孫孫
無窮也

敘法甚隨意而詞調實古雅篇格亦高脫

葛端調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
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
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蓋得
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易
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構締必堅
縝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
人必久而無斃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會不以
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

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升
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辨嚴矣左揖
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
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
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
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
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隙之有待
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夫而集又
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番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

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尙抑豈無以美名表
其始者乎夸者以張警者 未有及身切求若是

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哉惜乎集之不
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
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
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得攷工粹處而批其艱駁有異乎濟南婁東之儼

史漢者 葛端調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廼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沉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于胷中矣而周子

遊園集
卷五
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
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顏子而
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粹純而精微一人而已其
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
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
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
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
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故不可
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

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
且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
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旣喜其慕向之高遠而又懼
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
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深造有得之言
葛端調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淪公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閭閻見聞可攷知者不論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攬捨于其間非降卽亡事亦旋定

故其民積安于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
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織靡者莫
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
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
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尙其
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爲風嗟夫使其人所以
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
惟其數也理若是矣國家將起南服獨先受兵芟夷
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

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旣生全焉又富完焉
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
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
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
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
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
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三子歷仕
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
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

以之北來然不願任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
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
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集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
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
氏尙有徵於子言也

敘榮落處如漸離擊筑荆卿倚而和之俯仰之間

音采甚壯

葛端調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
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
仕王庭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
國雖聖人不能不輟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
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
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
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
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旣貴而復歸故鄉此

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編歷臺聞及持節江南副司臬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嘆依依然始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忝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集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

客之所也然而鬱乎在望莫之志焉子何以表之而繫吾志也乃爲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門滂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爲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爲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者復爲感矣感應相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

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烏乎君子之爲
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爲
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
遠且大乎

文情款曲遂覺意言敦

葛端調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
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
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
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于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
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
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
以成已之能也繇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
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

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
初本一人之身也乃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
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
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
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蒿 如在於斯庶
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
以脩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
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
切於教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

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
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
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
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
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
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
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
不得專食於子孫 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
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

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
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家乎先
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
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
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
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
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而督之以所不及則是父
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

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未以縱利欲遺君後親
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
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
大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
舉神人交孚而無間於是歛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
之故合踈戚之情勸酌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
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
丁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
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以推明其說

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弘博浩衍汪汪千頃波

葛端調

知還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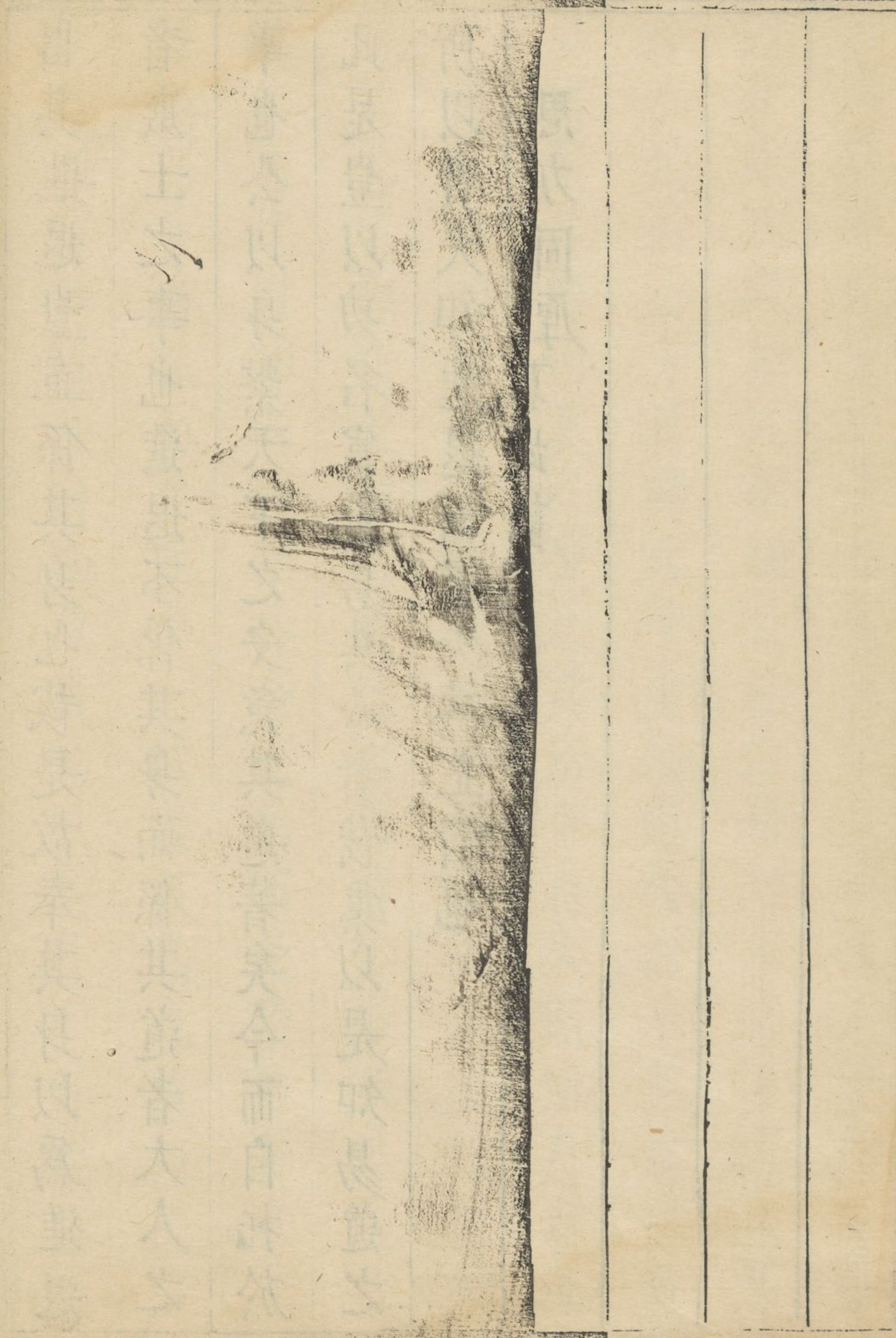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
今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集記之集對曰夫身任
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
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
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
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
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
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

不爲矜神閉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卽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
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
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
故集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集不敢辭乃爲之記
日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也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

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集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思力固厚

葛端調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
 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
 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群聖
 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
 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
 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

道園集
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
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
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
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
三才之道脩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
靜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
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
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天無欲故靜靜
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

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
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
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艮之象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
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
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
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卽主靜之道無
疑矣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夫敬

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於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卽其所聞于父師而困學不倦于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于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

以名其齋而嘗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學質樸者安於固陋以不事猷爲爲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攷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嘆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于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從流合源先儒同術異詞處得此而一貫之

葛端調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脩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

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
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
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
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
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
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
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攷一再傳之後昧於世
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
也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又有一焉今中原之

地平衍溫厚故其爲堂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
以次耐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
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
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
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
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
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
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感今追昔慨諷良深足以動人仁厚之思

葛端調

張允中字說

有一言而可以通天人之際極神聖之原以爲道學
無窮之傳者其惟九執厥中之語乎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人之所以爲人者卽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堯命
舜舜命禹仲尼實舉而言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
傳而述之以爲中庸者亦必示人以喜怒哀樂未發
所謂大本也是故萬世之下學者不於是而學焉則
無以知聖賢之傳心以極夫天理民彝之至者矣昔
之君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其本之在此也

道園集
學之之道必致危微之辨於善惡之機擇之而不使有所差執之而不使有所失庶乎至精至一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矣允者信也世降俗末所以無得抑學者近不信其師說遠不信於聖傳人之所以得乎天者亦不自信是不自信其爲人矣可不憫哉是故自學者求至於聖人其有在於信乎吾友河中張君允中之學於成均也講之有素矣貢於地官轉乎西臺持文書審政令出謀發慮以佐其長閱歷歲月以成其能而佐憲幕於江右所以不敢有過不及之差

者豈不本諸知是之篤者乎嘗聞先儒之論治必欲聚天下之人才而教之大學學成而布之天下則其爲學也一而不雜正而不偏其爲治也通而不僻同而不異所以爲均齊方一者也今國家建國學於京師以教胄子與凡民之俊秀取其才器而用之往往不失其守有以見於當世者是道也吾於允中見之矣賢者有益於人國也豈不信哉是爲允中說

善於取勢故踈秀而無腐色

葛端調

丘岳魯瞻字說

臨川丘岳字魯瞻習文史憲府受代耕之祿其進身
有日矣因其字求說以自勉乃爲之言曰予聞之孔
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至者彌高所
見者彌遠善學聖人者之所當知也是故必去凡近
而獨游於高明必恥汗下而自至於遠大然而有其
方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正之言
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正之地則不仆
貴乎進之有漸也如此丘之爲文象山之並起於地

也丘於山高之至也魯又禮義之國也天下之望莫
加焉高者人之所共瞻故又戒夫自處於高大者萬
目之所瞻不可苟也危則無以安險則無以完易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善爲瞻者乎是爲魯瞻字
說

節促而音甚修詞質而義極轉小篇之最善者多
於大手不經意中得之

葛端調

陳嘉績繹思字說

爾雅曰績勲功也功績貨登平明考就成也蓋習之
爲業執之爲事成之爲功攷之爲勲而績者獨假絲
象之工以爲言何也事業有作輟功勲有細大皆有
久速難易之不齊惟治絲者累日積月緝績不倦能
無間斷無疵類精一持久經之綸之毫忽尺寸丈匹
告成故以類取其純以色取其素是故以嘉爲言者
言其美之至也會稽陳君嘉績家世搢紳設義學以
廣教謹士行以禔身粲然光華而無所矜伐卓然高

尚而恒若退藏固足有用於當世者哉其父兄師友所以名之者如此則皆有望於嘉績矣他日請更其字於集集與建德夏公大之論所以贊嘉績於成者莫如釋思釋也者紬繹而不忘於中念之念之相繼而不絕則心體之精微有緒而不紊學問之浹洽如水之有源以之爲已則爲已之道成以之治人則治人之效著非卒然偶成之功非漫然無根之業古之所謂大經大本者有在於是矣故取其名曰釋思云便便可以待叩

葛端調

易晉用昭字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攷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

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
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
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
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
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嘗試卽其知覺之動而
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
而用矣其出於形器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
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
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

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
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
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
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
乎暗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
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
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沛然只如一句命意極足

葛端調

易升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
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
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
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
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
者其自治也至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
也亦必至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
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于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

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
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日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
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
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
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
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
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
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
歷取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

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
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槩之也

理明詞勁

葛端調

李士潛文昭字說

至正五年十月憲使李公重山甫以書來告曰有孫
曰士潛天性孝好讀書弱冠嘗使學於成均矣待予
來洪欲遣從誨誘時未遂所願字曰文昭請一言以
誨之潛之字昭也其取諸正月之詩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者乎蓋周大夫因繁霜之非時感僞言之惑聽
衆人不知其可憂已獨見其物理之必至而作也子
思子引之爲言以申其慎獨隱微之意李公受天子
耳目之寄於東南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致治保民於

幾微之際者固已無媿於昔人之咏歌矣賢孫亦知
念夫祖德已乎然觀其肇錫之意深有望其修聖賢
之學也蓋中庸之教自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時
而又示之以至隱至微而有至顯至見者焉是以當
慎其獨也釋者謂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傳
所謂人之所不見者乎曰隱曰微所謂潛也曰見曰
顯所謂昭也其可不慎乎是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無聲形接乎耳目者固不可得而言而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誠之不可揜也學者知乎
此則情獨可得而言矣然而有欲致力於此者豈有
他哉亦曰敬而已矣所謂不欺暗室不愧屋漏皆其
事也故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是而慎之可
也其惟顯微無間乎故曰純亦不已乃天德也知天
德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慎獨然則學者舍慎獨則無
所用力矣士潛歸而觀乎家庭祖父之德行出而得
乎成均師友之講明其爲昭也豈不闡然而日章已
乎

溫厚和平之致

葛端調

蕭瀾仲章字說

蕭瀾以仲章爲字久矣其如命字也蓋取水之盈科道之成章以爲言焉釋者謂瀾水之動而湍急處也動而至於湍急畧無間斷止息則有以見其源之深長而非潢汙行潦朝滿夕除者矣蓋無本源則汗漫而無歸短淺而易涸而無盈科可進之理矣以論學者之爲道必成章而後可達焉章猶文也於六書之義音十而爲章十盈數也陰陽倡和至於十則成矣故合音十而爲章也凡學之成章皆因固有之本積

累而至於盛大者也成章云者先儒以謂猶言篤實而有輝光也猶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猶言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德之盛也然則所謂成章者豈自外至乎水有本故其瀾可觀日月有本故凡可以容光者無不照君子之欲達者則知本也乎然而初學者未易及此也雖然遊於聖人之門舍此何所事乎今欲以舍本之學不足之才而欲以用於世則亦危矣傳曰仕而優則學瀾也從事廣帥之府敏於事而名亦成矣猶能致思於師友字之之意而求予言焉

書法說與劉元

書之易篆爲隸本趨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妙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佩玉執璧奉盈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頗表反側怒張容眉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古今書法第一見中郎石經徘徊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非獻之不能知父意一日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已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

誠大醉書不佳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事思過半
矣予病目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聊記彷彿耳真
定劉元元善居浙中與善書者游又好作漢隸至山
齋語及此書以荅之

小景正見古栗

葛端調

醫說贈易晉

醫之爲道仁人之事也因之惻隱之發究於其藝
之成使人得遂其生而無害焉其學亦重矣哉子來
居崇仁五十餘年邑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
家仕族也自其父時識之至於今四世矣小雅之子
四人世守其業敏生以爲養居室怡怡無間言小雅
甚樂之而愚亦嗟夫鄉黨之間罕有及之者豈非天
有以鑒其醫之良也而有以報之乎其季用昭好讀
書能詩文精神之有餘傍通陰陽之學取其精微以

相成其業予甚善之無旬日不從予遊也一日其親欲使之遠遊以益其學而來別焉乃告之曰古之人安於其分而嗜慾淺心平而氣完外邪之感無幾也風氣既開欲動情勝以傷其內外之乘者入焉而醫之業始矣聖賢之書可攷而知可按而行也若夫蠱惑僭妄蝨賊於其內而不可測乖沴滯暴攻伐於其外而不可窮苟非精於其技則紛然變恠離見乎其前而知所以治之者亦難矣况乎晦蒙頑鄙初不聞經書之傳狠僻躁妄謬於見聞而自用不知邪之所

在而誅伐旁及於無辜不知病之所山起而探伺以覲其僥倖或立危論以傷孝子慈親之心或爲大言以肆其冒襲移奪於同列庸俗之態如此豈復有全人哉易氏之爲學數世矣父兄子弟之間溫厚而舒遲懇款而詳密守其世傳而不敢失也考乎古論而不敢忽也治藥必精而不敢苟也視病必審而不敢率也弟有不足問諸其兄子有未知請諸其父受病或深閔閔然求盡其心而不厭及其成功也未嘗有一言自矜於人以予觀之修仁術者鮮有善於此者

也。以用昭之精敏，其出也必有遇合焉。進其藝以顯其親，予於用昭有望矣。故書以遺之。

真切警透，可砭俗醫之謬。

葛端調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群木之間
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辭曰

夫何碑砢以嵯峨兮據積木而鬱盤有榲楠與豫章
兮翳松栢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
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
歎望之而彌高絳余驂以弗馳兮氣絲薄而心勞感
春物之芳艷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兮退
自修乎茲室

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費所有者主名卽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卽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卽攝牘置案主人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鞠治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鈞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已利至是

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園令去稍稍復來矣旣而予憩道旁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歇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自悉致所賦請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令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旣迫官䟽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

